

●流光碎影



故乡的槐花

生活在城市里,我常常怀念家乡。五月的家乡,留在我脑海中最为清晰的记忆当是那满坡的槐花了。

我的老家坐落在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小山坳中,山坡上有松树、柏树和一些果树,但最多的是槐树,可谓漫山遍野。

五月到了,槐花开了,远远望去,山坡上像是披了一层厚厚的雪被,煞是好看。一阵轻风吹来,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。我们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提篮子,拿钩竿,三五成群,闻着一路的芳香,奔向雪白的山坡。

冲进槐树林,我们一群“小猴崽子”就急不可待地捋一把香甜的槐花塞进嘴里,我们一把接一把地捋,一把跟着一把地吃,直吃得肚皮滚圆,口齿留香,才想起来还要帮大人干活。

回到家,妈妈把捋下的槐花洗净、晒干,储存起来,收了麦后,将它们炒成菜或包成包子,这些干槐花便成了调剂生活的美食。可以说,那漫山遍野的槐花帮助父老乡亲渡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饥荒。

后来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虽说每年槐花盛开的季节,仍然会有人去捋槐花,但也只是为了尝尝鲜,很少有人再去大筐大筐地捋回家,晒干了当饭吃。

后来,人们伐树建房、做家具,山坡上的槐树日渐减少。再后来,人们垦荒种田,绿油油的山坡变成秃岭。厚厚的“雪被”不见了,沁人肺腑的花香闻不到了,那一串串象牙白的槐花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(汝阳县 徐善景)

隔壁大娘

我周日回老家,惊闻隔壁大娘去世,虽说大娘年近八旬也算寿终正寝,但心里总不免一阵阵难过。

大娘年轻守寡,一辈子吃尽了苦将三个儿子拉扯大。在我的印象里,大娘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,一天到晚有干不完的活,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她黑黑的,壮壮的,说起话来粗门大嗓。

小时候,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我经常看见她弓着背,背着比她高出许多的草篓子往家挪。到了家,大娘长长地喘

口气,抹一把脸上的汗水,“咯咯”地笑着跟大家打招呼。

大娘吃的饭一般都是厚厚的红薯面片,伺候老人孩子吃完,她才端着个盛满了红薯面片的粗瓷大碗,坐到门前的石墩上,一边同街坊邻居们天南地北地侃着,一边“呼噜呼噜”香甜地吃着。

有一年,在大家伙疑惑的目光中大娘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,等笨重得干不成活了,她才借钱到医院检查。医生从她肚子里取出个七八斤重的瘤子。出院

回来,她还跟邻居们说笑:“幸亏是个瘤子,要不,别人还以为我老不正经呢。”

我考上大学到结婚生子,每每回家,大娘看到我总是忍不住夸耀:“看俺妮多有出息!”大娘抱起我的宝宝看了又看:“瞧瞧,这城里的娃就是水灵,咋看也看不够……”仿佛自家闺女回来了一样高兴。

大娘的音容笑貌还在眼前,而人已经走远。久思,无以释怀,是为记。

(伊川县 武巧霞)

存钱的烦恼

两年前,我去银行存三万元钱,谁知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忽悠下,我鬼使神差地买成了分红保险,从此就烦恼不断。

那天,银行里一名身穿制服、戴着胸牌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。见我存钱,她建议我买成保险,比定期存款利息高。当时我也没有多想,便在她指的地方签上了名字,怀揣着印有“美好人生保险相伴”字样的漂亮信封回家了。

过了几个月,我家房屋拆迁,买房需要一大笔钱。我便拿着那个信封去银行询问,看是否能提前支取。银行工作

人员说不行,必须等够两年。放着存款不能使用,我心里非常窝火,又受到妻子的埋怨,真是烦恼至极。我不得不厚着脸皮去借钱,借遍了亲戚和朋友,问题才得以解决。

前一段时间,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,说一个人存款变成了保险,一年后二十万元“缩水”成十八万元。我的情况和他相似,心里更加不安。好不容易等到两年期满,我迫不及待地跑去银行询问。工作人员回答:“可以支取,但这是六年分红险,现在退保要承担损失。”

由于急用钱还债,我便到保险公司办理了退保手续,拿回了我的钱。仔细算来,三万元钱存了两年,不仅没有利息,还亏了几百块钱!

想起这次存钱经历,真叫人哭笑不得,不能怨别人,只能怪自己粗心大意,没弄清条款。妻子很生气,后果很严重。我不得不赔了笑脸,小心翼翼地说:“算了吧,别生气了,放在保险公司可比放股市安全多了,有多少人‘割肉断臂’才出来,咱这不过是进去‘理了个发’,以后就学聪明了!”

(一拖铸造公司 潘靖宇)

女儿的发型

女儿刚出生的时候,也不知是缺乏营养,还是什么别的原因,头上几乎没有头发。每次我带她出门,别人都以为她是男孩。女儿三岁时,头发还是又细又少,我试了很多偏方,但都无济于事。

按说女孩子留长发才好看,因女儿头发少,我没让她留长发,总是剪得短短的。上学后,女儿报了舞蹈班,舞蹈老师下命令,必须把头发留长,将来参加演出时好统一发型。没办法,听老师的话,我只能给她留长发了。

大概是女儿性格活泼外向,爱说爱动,像个假小子,再加上一直都是短发,刚留起长发的她就受到同学们的议论。女儿的头发刚长长一点儿,我给她

在脑后扎了两个小辫。女儿放学回来,郁闷地说:“同学们都笑话我,说看了不适应。”我说:“没关系,慢慢就适应了。”后来,女儿的头发长长了,我怕她热,就把两个小辫扎得高高的,把发梢折起来,梳成两个发髻。没想到女儿放学回来不高兴地说:“妈妈,同学们都说我的发型像哪吒。”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,说:“那换一个发型算了。”第二天,我给她梳成一个高高的马尾,盘起来,用发带固定好。谁知女儿放学回来又撅着嘴说:“同学们都说我的发型男不女不女。”

我彻底投降了,女儿啊,我到底给你梳啥发型好呢?

(漯河回族区北关小学 李玲)



本版制图:阿幽薇

●往事追忆

●市井百态

●家有儿女

问题作文

本期话题:妈妈,我爱您!

母亲

母亲今年85岁,一字不识,说的话有时让人捉摸不透。

父亲去世后,母亲一个人在乡下生活,我放心不下,一到周末就买些鸡蛋、糕点回家看她。母亲一见我买鸡蛋就生气:“我不吃鸡蛋,闻见腥味儿就想吐,赶紧拿走!”我以前从没听说母亲不吃鸡蛋,虽然疑惑,但看她这样,只好不买了。

前段日子,母亲生病了,我去看她。闲聊中,她不小心露馅了:“这几天,我每天吃俩鸡蛋,身子确实多了!”

“那你咋说不能吃鸡蛋?”我又生气又难过地埋怨她。

“你工资低,俩孩子还要上学,多艰难,花那闲钱弄啥?我能吃饱饭就行了。”母亲轻描淡写地说着。我心痛极了。

还有一次,我刚进门,看见母亲在屋里做针线。母亲见了,慌里慌张把针线筐往身后藏。

“你缝什么?”我边说边去拿。

“你甭管,不叫你看!”母亲用胳膊挡住我的手。乘她不备,我一把拿过来,看看她到底缝的是啥。母亲解释说:“秋衣穿烂了,两个袖子好好的,剪下来用线缝住,还能当袜子穿。”

我心里一阵酸涩,立马站起来要去买袜子。母亲拉着我的手说:“这袖子又厚实又软和,扔掉可惜了,你可别再去花钱买了。”

如今,生活条件好了,我把母亲接到城里,但她省吃俭用的习惯仍然没变。凡是要花钱的事,她都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:“饼干吃了老烧心,牛奶闻见就想吐,吃猪肉犯旧病。”

我至今也不清楚,母亲到底是怕我们花钱不舍得吃,还是真的不吃那些“好东西”。值得欣慰的是,母亲粗茶淡饭,身体却很好。

祝母亲健康长寿!

(汝阳县 张会敏)